



勦事汗語

勦後



已未三月十八日編南兵諭

為編派營伍事照得兵必夙練而後能戰然士必着伍而後可練今南京浙兵兩營歸者如市軍聲大振所慮者渙而無統恐諸兵未免自誤耳為此示諭南兵營以中軍張大本為總領以金國用謝實為左右哨浙兵營以守備劉可春為總領以千總胡尚忠吳應龍為左右哨各將招集回兵照例編成隊伍教演火器造冊呈報以便

查點如有月糧未給者該營作速造冊支
領庶營伍整肅人心自奮率以復仇雪耻
有餘力矣本官仍須嚴加鈐束務為有制
之兵勿作無律之衆為敵人所竊笑也倘
有不馴

王法具在誰敢輕貸

止河西河東分兵詳語

已未三月

看得今將馭士也與古異古將之馭士也
以心可死可生而不可離今將之馭士也
以名名在則歸名去則散痛痒不關非有
膠漆共患之實也李帥所統率多河西之
士近日一聞分兵逃者接踵說者有謂廣
寧所招新兵半皆舊卒希箇安家更名而
應者名往則實與之俱往人心一搖挽回
無術奴酋陽施陰設狡計百端旦夕突發

豈二心之兵可驅以用命哉况東西虜情
大異西虜志在擄掠東夷志在攻剋西虜
搖尾乞憐尚有可撫之機東夷騎虎不下
萬無不勦之理該鎮坐營戴光裕所謂總
候事平之日另作均分之策似亦有見而
談鎮之所以難為更易也巡道酌量既定
再議無以復加惟乞

本院緩於咨部俾人情暫且歸一以禦勦敵
而保危疆是本道所為憂心如焚非因戴

光裕之說而附和之也

已未三月二十一日查官總兵台病回
籍詳語

看得援遼總兵官秉忠滿腔赤膽一片忠
肝突聞虜變奮不顧身損資鬻產募兵而
東志期共勦逆奴以雪

國耻孰意二豎為霄一至此哉在去冬當瘡甲
徧體之日尚扶病以治兵今春以疴羸積
弱之軀猶力疾而修守目今病勢垂危見
者動色乃猶裹革自矢堅不言去其為國

忘身一念真可質天日而誓鬼神者非同
儕力為憇憇該鎮乞骸之牘未肯出也報
國有心捐軀無地勉留既無益於疆場暫
還尚可冀其保攝倘該鎮之身不死則桑
榆之効可收相應具

題姑令回籍調理俟病痊之日仍以原官起用
其該鎮原帶兵丁交發奇兵營副將賀世
賢統領征勦庶本官雖去猶存而向來赴
難苦心不至付之烏有矣

已未三月二十七日查賀副將加銜謹
語

看得我兵失利虜勢益橫乘勝長驅難以
防禦今欲請發河西兵將赴援柰西虜窺
伺未可輕動兼之突陣殘兵歸來頗多亦
無主將管練非大重將權彈壓何資及查
賀世賢去年駿陽出塞斬獲首級一百五
十四顆嗣是撫順遇敵復斬首級三十二
顆議請加級尚未具

題合無呈乞

本部院軫念時勢危急俯准賀世賢比照前
屯副總兵李光榮事例先給一劄以副總
兵管總兵事務統攝川兵兼練陣回各營
西兵仍乞會

題加以總兵職銜庶將權重而彈壓嚴所裨軍
威不小矣

已未四月初六日破謠言諭時謠言奴
酋五月初五日來遼陽坐殿人心驚惶
殊甚

為提惺人心以破謠言事照得天下人情
莫不愛身惟有遼陽人情不愛其身視危
為安走死如鶩幸災樂禍同室操戈此宇
內所希聞從古所未有者近有一二奸徒
不軌於法自覺不安遂捏造謠言異惑眾
心以抒其忿而不知本道之所最慮者奴

首之不來也。負嵎之虎難制。本道之所最喜者。奴首之必來也。落井之獸易擒。本道

好又音平不在多

神夫誰不知。乃爾輩顛言倒語。自豈不左哉。夫子曰。吾誰欺欺天乎。

此奸業已緝知。姓名本道忠厚存心。不忍壞其生平。姑且付之一笑。恐此等歹心。天誅不遠。又何勞我着力耶。為此示諭。闔城居民人等。本道百計安排已定。只等奴到。便擒。各自安心樂業。勿被謠言所移。令奸徒從旁掩齒而笑也。特示。

首之不來也。負嵎之虎難制。本道之所最
喜者。奴酋之必來也。落井之獸易擒。本道
用兵如神。夫誰不知。乃爾輩顛言倒語。自
貽伊戚。豈不左哉。夫子曰。吾誰欺。欺天乎。
此奸業已緝。知姓名。本道忠厚存心。不忍
壞其生平。姑且付之一笑。恐此等多心。天
誅不遠。又何勞我着力耶。為此示諭。闔城
居民人等。本道百計安排已定。只等奴到。
便擒。各自安心樂業。勿被謠言所移。令奸
徒從旁掩齒而笑也。特示。

已未四月初十日呈

撫院稟稿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自是千古用兵之訣
天下悍將如杜有幾得一人可與商量者
共事自無難奏之功李懷信夙著能聲借
援極妥但未知何日得抵通州耳近日回
陣殘兵頗多職多方招集已得數千安頓
此輩猶勝遼人數倍蓋遼人溜陣成習徒
騙安家月餉臨事不但不得其用別人反受

其累如劉遇節之白甲先溜西兵隨之而
窳此萬口所同然者將柰之何且近日應
募者少容職博搜而精擇之恐亦不能多
得也聞西兵逃至廣寧者亦衆伏祈
台臺設法招輯殘局即可轉而為勝局安能
待西江之波哉遞運事宜已議呈

報其均分兵馬一節職意此時尚宜稍緩待東
事定而徐圖之似未晚也喬一琦先報陣
歿次報陣回職幸其人尚在故委招礦兵
集圖恢復以遼人無良心非此人不可而
不知再四尋查寂無影響其為陣歿必矣
前詳容請註銷可也

已未四月十二日呈

熊經臺稟稿初迎

前歲遠承

翰注感勒心脾夢想為勞莫由通候不謂天
假良緣復叨共事使此

詔下于尚方之前寧有今日哉遼之劫數從茲
已過遼之泰運從此復開闔鎮人心一聞
榮命歡聲若雷奴酋膽破可知信乎非常之功
必待

非常之人而庸庸者幾何不以疆場為僥倖哉目今奴勢雖熾遼勢雖危而北關內附嚴兵外援職嘔心竭蹶鼓舞人心畢骨血之力為

國家守此一塊土根本尚固恢復有基

台臺一到自有勝筭奴不足平也謹崑官代職百頓叩迎伏祈

台臺亟蚤命駕蚤到一日襄平一日之福也拭目懸懸職無任瞻企翹望之至

已未四月十二日呈

熊經臺稟稿初迎

職候補都門突值奴變仰藉

嚆培誤蒙推舉妄謂天下無不可為之事賊未嘗無可制之機故慨然任之怡無色亦自恃數年前有

台臺之石畫在不難辦此以了

台臺未結之局不想當事者一竅不通復一言不聽好諛惡直信任匪人職逆知其必

有今日久矣故去冬即與南北知已明言
之而說者恐壞成局相持不發不意其果
一敗塗地至此極也職百種苦心一年癡
力俱付東流嗟何極矣目今遼之所苦者
在無將無兵而且無餉

廟堂之所苦者在難調難遣而且難輸黃葉止
啼已幾兩月赤心赴義未聞一人嗟嗟毫
穎可以代干戈而楮墨可以飫士馬哉顧
調兵必須自近方可得力遣將必擇見任

方可肅威而轉餉必從海運方克永濟向
見廢閑將領號令不行咄嗟見戲已自不
堪乃操

尚方之缺者復優游寬裕博長厚之名天下有
慈而可以掌兵者哉遼事敗壞已極政改
絃易轍之時

台臺特起東山又

主上眷注之初而輿情顛望之日竊見樞曹已
無把捉兵垣亦乏主持其他耳食靴襪之

談益復無濟大家窮忙灶冷如故非
台臺獨出勝美力破群囂欲求此事之相應
難矣

台臺訐謨超覽夙具全遼言之在十年之前
應之在十年之後燭照數計不爽毫髮職
以管測敢效蛙鳴緣情危勢迫恃在

同心故敢據其區區之愚如此萬惟

汪度原而宥之幸甚外有向來啓稟數紙抄
錄付呈伏祈

台臺垂間一覽亦可以知今日之大凡矣

已未四月十三日呈

楊經臺稟稿

職昨日見賀副將報清河烏雞關有披甲
連子無數今日又報連子從撫安口入連
日倏出倏沒而犯撫安而重兵埋伏清河
何為者哉此其意欲絆我兵馬于北而從
南下手未可知也果爾則此來很矣職前
屢與鎮協言着實隄防十五日蓋去年此
奴首事是此閉日也今歲又是閉日望祈

台臺亟調北關許以厚賞俾速援以挫其鋒
仍嚴諭鎮協設伏邀擊于野務以火器迭
打勿恃粗力迎敵以期全勝尤亟嚴檄何
世延于清河要緊路口多張旗幟放砲張
威以示伏更差的當夜役執旗押令遠探
此皆必不可少之着非敢過為張皇也蓋
北頭有失則遼陽勢孤南或再入則救援
不及不可不兩顧而熟計之也

台臺裁而行之幸甚幸甚

已未四月十四日呈

撫院稟稿

川浙兩將俱蒙

題請誠目前濟急之着不意宋文鑑欲求加銜
且恐貶其中軍不知職前所呈者乃以中
軍而統南兵非就南營而棄中軍也一片
借重之意反成齟齬殊為苦甚總之于今
人情弄虛頭者多幹實事者少職迂拙之
性計不及此恐渠於

經臺有言幸

台臺便中一解之可乎賀帥之留職原未見
大疏不知遼城何由先已誼傳職次日候
經臺始知而闔城遮留者踵至矣亢世功雖
稱驍雄而賀帥在遼又得人心以彼易此
似不如仍舊之為便也至于馬帥敗走開
原人恨之入骨一語職誦之駭然乃從來
所未聞者蓋馬帥老練知兵向與賊戰殺
傷頗多賊望之咬牙已有勝机只因潘道
被圍回兵反顧賊遂乘勢驍來一敗莫支
耳此職自清河回時即聞此語惟有潘道
舊役數人造揭誣蟻以洩其忿投之于職
曾面斥之想出若輩流言亦未可知其實
開原人不然也馬帥熟于戰陣善撫北關
使潘道協裹必無此事近得鄭推官手稟
謂可濟緩急止此人職正欲代懇挽留而
憲諭適至使此帥一去宣大兵馬將付之誰
哉如今援將裹足不前援兵聞風鼓譟此

帥才力尚能辦賊

台臺柰何忍令弛肩耶恐西將聞之益復掉
臂所關去就安危之機良不為小職與馬
帥向無夙交止據所聞異于

台臺者實述若此今疏雖已

題翰旋有機留一人便得一人之用况大將哉

伏祈

台臺再加裁酌將馬帥仍留開原督練宣大
兵馬仍速遺一札以安其心而賀世賢照

舊遼陽庶人情地勢俱得其宜馬帥必能
收功桑榆竭蹶以報也職於兩人兩無所
為惟於兩地兩有所憂故不憚嘔心若此
萬懇

台臺熟計而審處焉地方幸甚

已未四月十六日查尤世功招兵詳語
看得尤世功久經血戰夙負威名既已加
陞將銜自宜厚集兵力方得稱其體而竟
其施乃今所統者止寥寥七百何以足用
第當此捉襟露肘之時無能為移東補西
之計非廣行招集再無別法合候詳示行
令尤世功刻期招募精壯新兵數百名呈
驗發營團練其月糧馬匹盔甲俱照數於
新餉銀內動給置買食用俟虜平之日停

止後不為例

己未四月二十七日呈

四院賀副將立營詳語

看得九邊勁兵無過西陲昨者撫順一路
皆延寧甘固選拔而來所稱敢戰之士也
特以主帥欺敵不戰而潰過在將軍不在
兵耳賀世賢收拾餘燼多方招撫旬日之
間得衆幾于半萬其風聞而來者方且繩
繩未已緣本協謀勇兼資恩威夙著西兵
悅服俱樂為用不另為營以棲之非所以

示別也不立為哨以統之非所以示一也
今欲分為前後中三哨以便調遣豈不井
井有條哉第人心當草昧之日則收拾為
難而人情當整頓之餘則囂競易起本協
憫各兵之裸體而歸也悉捐已資製辦衣
物一片為國苦心盜然可拘恐已聚之而
人奪之則於情為戾聚之者不勝艱而奪
之者不勝忿則於事為忤軍心不一則士
氣不揚所關戎務良為不小非仰借

明旨俯為彈壓欲以一人杜衆人之競端不能
也又非設立專官嚴加統馭欲以烏合就
一人之約束又不能也况該協近

題陞援遼總兵官兼管協營事務既已旗幟一
新必須肢肱得力查得本營以守備職管
中軍事務定遼左衛指揮僉事柯汝棟胸
有許謨目無全虜三軍素荷撫鞠一營又
賴輯寧且屢經戰陣多獲奇功已經
三院保薦五次應

題實授守備管坐營遊擊事原任都司榆林衛
指揮僉事陳維翰車騎直入虜營被傷猶
能血戰膽勇罕儷驍健無雙應

題實授都司職銜管左營遊擊事務延綏綏德
衛試百戶孫慶謀猷久著勇敢夙聞訓兵
雅稱戎行臨敵必致奇捷應以守備管右
營遊擊事務其餘備守千把總等官仍照
舊隨宜委用則哨分一定招徠益多於凡
各營欲借為大丁及遼人欲拉為填補者
俱不准從庶部伍整而人心一士氣壯而
敵愾張於以進勦有全力矣

已未四月二十七日呈

軍門稟稿

經臺仁人君子也一向以博大為政致令決裂至此正俗所稱慈不掌兵者也近日方寸既亂法紀愈寬西兵見職查留之嚴俱不願批而左右且有乘之以市恩者弊竇多端殊不忍言于小惠誠得矣如大事何未到者招之惟恐其不來見在者可縱之而聽其自去乎安危之機關機不小伏祈

台臺力行嚴查大抵無本道執照者即係私
逃俱重處發回庶奸猾知警而得力頗多
矣

已未五月十八日呈

熊經臺稟稿都門

恭聞

祭戟入都職有生矣遼有瘳矣前見

台臺

題疏尚乏部銜恐不便節制大帥此今日之亟
宜議加者關係不小幸

台臺與當事商之日今人情趨杌衆怒難任
不但視司馬之虎符如戲亦且覺

一人之太阿若輕敗後三月以來杳無一騎渡
關尚為有法紀哉徒切望梅終成畫餅頃
劉義齋專立賀世賢為征夷大將軍一議
甚善不知都門以為何如幸

台臺力主之可乎近因奴賊歛翼弭耳殊甚
可虞職與署開原道鄭司理密畵以夷攻
夷之策宰煖諸酋已漸就縈繞矣大有機
括似難輕露大抵此事原不甚易易視者
遂有今日之難亦不甚難難畵之自有後
日之易向也懲守之失而言戰今也復懲
戰之失而言守隨風倒柁俱非卓畫緊有
緊着慢有慢着成敗之機間不容髮總候
台臺渡遼唾手黃龍立殲此釜底遊魂耳一
腔熱赤楮不能盡

已未五月二十一日諭長安堡備禦檄
為申飭邊備事照得抄虜每歲自春徂夏
臨河住牧至蠟起將回定一搶掠而去此
從來之故智也本道業已屢行嚴備近者
本月十八日之入以六七百騎進搶以千
餘騎伏墻外此其意甚毒幸該備知覺之
蚤協設防川兵素見龍督戰之力鎗弩齊
發打死達賊二十餘騎挫其狂鋒未敢深
入而退雖衆寡不敵未及割級而保全孤

堡堵截血戰之功不可誣矣向非兩備併力互相救援其所掠詎止一十七人所傷詎止堡兵一人川兵三人已哉虜賊自此寒心而我兵亦從此吐氣矣第恐狡虜陰狠挾仇再犯除玄武營鎗手二百名川兵營鎗手二百名俱各發防外為此牌仰該備同守備素見龍務要遠加哨探多方埋伏俟其再來一舉而大殲之其入市之夷亦當嚴行盤詰查其根因責以大義俟其悔罪輸服而後許其照舊入市勿任其欺誑致墮術中也慎之酌之

已未五月二十一日行府州督同五衛
置造木柵諭

為虜情緊急置造木柵以固城守事照得
向來遼陽城外坦然四平今城之外有墻
墻之外有壕矣然壕之外必須創木柵為
營以便屯集兵馬安設火器弓弩使虜騎
不得衝突前來此守禦之良法也南北城
外周圍木柵已委五衛印官督修外其北
城周圍柵木工多恐一官不能獨周去後

其城外園林樹木砍伐又經出示曉諭外
擬合就行督造為此牌仰本廳州即便督
令左等五衛掌印官并委官陳堯道率領
衛夫并地方壯士人等查將各衛州原查
地方住民開報木植及收貯木商木植盡
數查出搬運城外拘調城內地方木匠興
作栽豎柵木如見在木植不足就于隣城
園林樹木盡行砍伐使用不許勢宦之家
攔阻違者擒拿解道定以

軍法究治決不
輕貸瀆至牌者

已未五月二十四日禁遼人論

為禁約事照得川兵援遼萬里遠來千山
萬水隆冬寒雪晝夜兼程受盡無限辛苦
以赴爾遼人之急何所利於遼哉不意爾
遼人一見兵到便生嗔忿或投宿或交易
百般措勤稍有不平便行毆辱假如四川
有急調爾到彼如此待爾爾將何如狠而
且忍貪而且毒清夜自思是何心腸欲求
皇天之加護也得乎為此勸諭地方人等各念

遠人救我之苦平心相待勿以小故頓起凌
霄如有不遵者定行重處川兵亦宜各遵
將令安靜無譁如有不平赴道陳稟亦勿
因此分外生事查出一并重處不貸特示

禁援兵論

本月

為禁約事照得西兵援遼原為安遼計也
見

諸大將約束無不嚴明而部伍奉行多不
如法有搶奪草豆者有白吃飯食者甚且
恃強倚眾徑入人家臥房令士民內外之
防蕩然不存者爾等離鄉在外誰無妻女
在家反而思之能自安乎况

天道昭彰報應甚速大敵在前各宜秉心以祈

神祐柰何忍為不法以干

神譴耶合行嚴禁為此示諭援遼軍丁人等務
要自秉良心各存天理一切人馬之需俱
照時價兩平易買晚間尋宿務要分別內
外聽地方官並各主人安插不許徑入臥
房甘為非禮如有仍前恣肆無忌者許被
害之人赴本道告理定以軍法從事決不
姑息知各大將赤心報
國殫力安遼必不偏護爾輩也須示

已未五月二十四日催器械諭

為軍務事照得原議招募每給安家銀五
兩專為製買器械而設及至點閱中有有
弓箭而無刀者亦有有刀而無弓箭止持
鎗一桿者是成何營何兵何以拒敵招兵
各官通不經心此何時也尚如此之泄泄
哉合行出示曉諭各招兵委官招首作速
分派每隊二十五人各帶鋒利腰刀一把
俱不可少內選善射者十五人製帶全副

弓箭其十不善弓箭者持好鎗一桿限本月十一日齊赴教軍場聽本道點閱如有仍前不行製備少一物者各委官招有并本軍一同網打仍梟鼻穿耳決不姑貸

已未五月議置四驛車牛詳語

看得東事結局無期供億方殷未已本道屬驛接運一股以應河西一股以應海蓋非倍加車牛曷克有濟第今草料騰貴牛隻希少三兩一隻已屬不堪乃月乾復止三錢牛既不壯又復不飽數運之後倒死必多雖云暫省實滋後費非長計也合無仍照

本院新駁巡道會議事宜每牛一隻價銀三

兩五錢月給草料銀六錢領運額軍于原
食月糧外每日加銀二分一切裝送俱遞
運所官不必增添候詳允示行令管糧廳
選委殷實指揮二員分給領銀易買四驛
每驛大車二十輛每輛價銀四兩計車八
十輛該銀三百二十兩買牛三百二十隻
每隻價銀三兩五錢共該銀一千一百二
十兩每車一輛用人二名如鞍山驛該人
四十名于穆家堡并長寧堡撥給遼陽在
城驛四十名應于奇兵營撥給虎皮驛四
十名應于武靖營撥給瀋陽驛四十名應
于瀋陽營撥給各軍除本等月糧外每日
加銀二分每牛月給草料銀六錢務令各
軍加意喂養不致瘦損如有倒死者依久
近責治仍每月給繩索修車銀一錢俱于
新餉銀內動給候東事平定之日另議停
止其遞運所官免行添設以守驛官司之
甚為省便買完車牛調撥牛軍俱赴本道

驗發各驛應差庶稽查嚴而不致以不堪
搪塞矣

已未六月初三日搜匿兵諭

示諭城內兵丁除川兵南兵城守不勦外
其餘各營援遼兵馬仰該各備守中軍千
把總等官俱於初八日蚤盡數帶赴教場
扎營一以示威一以便於搜獲藏兵使無
所推托如奸猾不出者搜出一槩割耳鼻
梟示慎勿後悔特示

已未六月初六日呈

熊經臺稟稿都門

職三月初四日從清河旋師自分萬無生
理殊不想苟延至此奴賊聞風歛翼實

台臺威聲震懾所致非誑語也目今遼左大
患不在奴酋之難制而在人情之難測夷
之為奴者一我之為奴者不知其幾職在
此間使盡胎胞之力日艱一日撐持不來
如履懸岩如居湯鑊如駕孤舟于顛風駭

浪之中而莫知所適拭目

祭戰不啻苦海慈航而昏衢之朗曜也乃雲

電愈切

絲綸愈杳豈

主上忍于棄遼耶抑別有機緘耶職誠不知其

解矣閱邸報知

台臺以冒暑成病且生熱瘧寸裏跼踖恨無
縮地謹以喬伯圭所合全神膏馳

上此膏甚奇屢試屢驗倘一用之必有効也

今日遼陽人情大非昔比閃爍險毒如鬼
如蜮造言生事莫可端倪獨喜破樂敗甘
為奴用極可詫異浸淫至今覺非遼者心
腸亦化而為遼矣且柰之何哉聽用武舉
徐勇曾肝膽人也凡有陳訴可代職言伏
祈

台臺時召而問之亦可破囂囂之口而釋汶

汶之疑者不知

台臺以為何如近見

祝掌科疏不得其故已遵

台諭強顏料理戎務第職實智窮力殫計無復之倘得藉此死有尤

台臺再生之造而職生生世世不朽之感也真切真切

已未六月十一日呈

撫院長安堡邊事看語此堡俗名黃泥窪

看得自東事敗衄之後西河一帶沿邊各堡有馬精兵俱調赴瀋陽設防長安所留者僅堡兵六十餘名耳本道慮當市口之衝故遣川營守備袁見龍領川兵三百貼防而不虞五月十八日之犯果至也賊以二千餘騎半外半內徑衝堡門其意豈欲令此堡有子遺哉乃該堡備禦李實並設

防守備索見龍督率川兵奮勇直前鎗弩
齊發虜賊被創而去已入已出曾不移時
而該堡藉以無恙此真堵截之功昭昭乎
其不可掩者也被殺止川營冠帶總旗一
名堡兵一名川兵二名重傷回營身故川
兵一名重輕傷川兵五名被賊擄去本堡
墩軍二名隊紫耕牧屯民十五名川兵二
名又擄去牧放牛馬驢共一十八匹隻頭
其管糧廳續查被擄馱草一名閭大則係

遼城人而非該堡人數也該備亦安從而
知之耶事本直截顯而易見不意蜚語繁
興謗頰四溢令本道眩惑驚愕莫知所措
既惧該備之我欺又慮偏聽之易蔽費盡
心神百方嚴覈乃殺擄之數實實止此安
能取生者而戮之以實忌者之口又安得
藉活人於鬼錄以博綜核之名哉最可據
者該堡十家牌冊乃署事備禦魏國印編
派于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止于四百七十

二名除婦穉而言也近查被擄戶口名數
索之於今年六月初六日止於七百三十
八名口連婦穉而筭也逐門挨戶一一可
呼去歲之用豈預為今歲之地哉不但欲
匿之而不能即欲竄入焉而不得者目今
法紀陵夷人情偷玩勅敵壓境危亡在前
所持以鼓舞人心振刷士氣者惟有此激
厲之共如今功罪倒置賞罰不明弛川兵
敢戰之氣隳豪傑任事之心此時此日本

道即甚無良計必不出此矣除殺擄被傷
川兵已經優卹醫藥外其本堡陣亡軍士
一名并擄去墩軍二名未知存亡應於戶
口食鹽銀內動支每名銀壹兩共叁兩以
為埋葬優恤之資取領呈報其遺下名缺
行令該堡僉補得獲達馬夷器充賞原獲
之人李實素見龍所當從優紀錄而川兵
袁承芳原係冠帶總旗所當照級加陞以
酬忠勇其陣亡軍兵仍聽覈勘叙恤以慰

幽魂者也至于本日申刻即有長勝堡之
犯同此一虜耳因長安之失利與取償於
鄰封不謂該堡收斂之蚤既望孤于野掠
而該備策應之速又勢怵於傷弓一過即
出原無所獲再三查覈已明亦無庸於苛

求者也

本日隨詳稟稿

今日囊遼左者奴也危

社稷者奴也舉中外臣工所為切齒腐心摩拳
擦掌而無可柰何者亦奴也顧滅奴必須
着高於奴而後奴可制乃今着着俱出奴
下無論兵馬無論紀律亦無論機謀見識
即一用人之際更有大相逕庭者焉李永
芳降虜也奴任之不疑李伯龍書傭也奴
任之不疑佟養性養士重犯也奴任之不

疑遂得數賊之死力而所向無前則奴之
勝也以奴攻我耶抑以我攻我耶執我叛
人以為謀主唯楚有材晉實用之此今日
安危存亡之大較也當此呼吸危急之秋
亟宜為延攬英雄之策乃有人而未必肯
任任之而信不勝疑視人不及佟李自視
不及奴酋向欲得士而制奴之死命河可
清乎職生平交遊最寡唯因喬一琦以識
李實久之見實心術操履蘊藉丰采非常
人也彼時渠見任京營千總職力拉之以
東渠不願也至此因長安堡缺遂力懇
經臺具

題夫豈以牛刀為一堡用直欲借之以料理東
事耳到堡以來一清如水一貧徹骨舉向
來一切齷齪常例盡洗而空之闔堡軍民愛
戴如慈父母焉此群弁之所僅見而亦群
弁之所不樂見者也向因此弁夙精火器
遂請加銜調取遼陽督理城守蚤夜拮据

井井有條今甚賴之但說者謂係職私人而

當事左右不如意者側目於職無可柰何則群起而騰謗於實非怒實寔怒職非欲驅實寔欲剪職羽翼耳嗟嗟職亦安用羽翼為哉為東事計也喬一琦為職所知為職所舉今日一琦曾負職否長安邊事本顯而易見只為宵小縱橫譎諾蜚溢遂致黑白混淆功罪顛倒令人耳目易嚮而不知近為此事亦與

按臺破面幾番姑無論丈夫心事不肯欺人即以不肖心腸計之實武舉而職甲科也實備禦而職監司也職豈不知輕重好歹而拋珠彈雀一迷至此顧念今日急務在激勵人心而激勵人心在程量功罪李實可寬而袁見龍之功必不可泯也堡民可枉而川兵萬人之口必不能塞也遼左寇仇偏滿都門載鬼負塗如夢如幻固無足

惟所恃以主張公道剖白是非者全在此
中耳於此毫末於彼尋丈於此尋丈於彼
當若之何蒙

台諭云從優叙錄是否穩妥夫事因人者也
必其人穩妥而後事穩妥必其人不穩妥
而後事不穩妥今以吾輩之道義相成肝
膽相許者尚視之在若疑若信之間而猾
胥走卒一言入耳九鼎不移夫若輩其愛
鼎也孰與吾輩其忠告也孰與吾輩其身

擔利害也又孰與吾輩無乃以為穩妥乎
語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諛賊之口持不斷
之意者開群枉之門今日遼左大害在一
諛字遼左病根在一疑字此根不拔此害
不除此害不除不胥三韓而淪沒之不止
也今日事體議兵議餉尤宜亟議人須絮
定大頭顱做去勿以小務見竒縱處一李
實何損於遼即因一李實而波及於職亦
何損於遼天下豪傑自不乏人只恐出奴

下着為奴所竊咲令遼一折而入於奴天
下大事竟從此去是可慟心耳職在危城
旦暮難必之人也痛時勢之關心見對症
之非藥遂不識忌諱敢斗膽為

台臺一破此藩籬自認為今日安危存亡之
大較未知有當

台旨否也伏祈

台臺俯霽雷霆矜其愚宥其狂而再三籌繹
馬遼之幸亦宗社生靈之幸也

己未六月十八日城守諭

為曉諭闔城自為戰守事照得奴賊氣勢
愈猖克殘愈甚頃者開原之剋不論老
少盡數屠戮爾諸人聞之猶然玩視如昨
坐以待斃乎為此示諭闔城官生商賈居
民人等各自嚴查如有生人不許留住仍
各備堅利器械一聞有警併力防守或登
城梁以禦攻擊或出城扎營以壯威勢或
巡街市以捉奸細家自為戰人自為守勿

似仍前疾視本道之言甘心為開原之續
也為此激切曉諭幸共警醒以保孤城特
示

已未六月二十一日糾義兵諭

為糾合義兵以禦虜患事照得奴賊攻剋
開原勢愈猖獗查其所由緣開原不知設
備賊兵突至城下城上防禦無人遂一攻
即破耳虜患如此之慘人心如此之懈為
夷所戮宜矣今遼城生齒百萬非開原空
曠之比各人身家要緊豈可坐而待斃除
牌委行戶趙守義為中哨千總斬逢喜為
左哨千總方雲龍為右哨千總即傳糾集

各行令一行自為一小頭各小頭總領於
本官名下通造一冊共有若干編成隊伍
各備精利器械出城於代子河灘扎營仍
製立旗號以壯觀瞻如遇虜來奮力向前
截殺則一人捨命百人難敵千人捨命萬
人難敵庶威聲一振賊膽自寒即大家身
家俱可保無虞矣各去後合再曉諭為此
示諭各行并闔城官生商賈居民人等知
悉務要各秉良心遵照明示如有頑愚抗
違者即同叛逆之徒大家齊心共斥之甚
則挈解本道以憑軍法施行决不姑息特
示

已未六月二十一日呈

熊經臺稟稿都門

承

諭買馬一節誠為第一要緊目今

楊公凡事唯唯而已當即與

撫臺商之但此中馬價幾何何如

台臺力為

題請動兵部馬價就彼中差官速買之為愈乎
馬草稍待秋成當儘力收採唯盔甲一項

着實難處舊年因此項不足曾做許多布
盈甲似亦可用今事急亦當倣而行之至
於召買鋼鐵似亦不如動部銀之便乞
台臺同前買馬之議一並酌而

題之何如蒙

台臺下問職非敢以難委之

台臺但此處錢糧安在與其運之出者又携
而入固不如就裏一運即出之為便利也
我公竭力竭眼乾喉乾所欠惟有一死所

希冀而不可得者惟有一去夫豈不為地
方計又豈不自為計而再犯之病醫治愈
難全勝之虜望風皆潰可柰之何哉目今
遼人屬心屬目惟有

台臺一人而遼後信口傳言奸徒頗多驚恐
更祈

台臺百凡緘密暫且從寬慎勿輕言輕聽先
令小人有所容而後君子有所措此時此
日大非先年之比也恃在骨肉冒傾肝胆

萬乞

台慈採而納之幸甚幸甚至祝至祝

已未六月二十一日呈

熊經臺稟稿都門

今日不發餉不添兵遼事決不可為此
直指公格言也然今春未勦之先豈兵不足
而餉不繼哉敗事惡症備在夢語業呈
台覽不敢復贅唯是滿城奸細端倪莫測全
遼人心俱為奴用而無為我用者是大可
虞耳捉奸細者輒云面生可疑之人而不
知為奸細者俱是面熟不可疑之人且社

鼠城狐悉為奸藪職嘔盡心血搜剔不了
而操上方之鐔者一意只做好人可柰之
何哉開原一敗馬林殘兵紛紛亂竄連別
營夷丁亦勾引亂逃在遼諸將河東則賀
世賢河西李光榮部伍嚴整人心聯屬稍
稍可恃此外真兒戲耳然世賢勁兵不足
三千近調光榮過河止領兵一千五百餘
名以盃水救燎原其將能乎其他營兵馬
零星無紀渙散不聯數之雖有當緊則無
縱有百萬亦何益于成敗利鈍之數哉如
今非得一大將以為賀李作幫手恐二將
不可無虞也劉孔胤素著廉勇頗得遼心
前聞其調也無不盼之今聞其逮也無不
憐之况繫非其罪情有可原倘出此人是
亦一助也惟

台臺酌之請兵請餉已遵

台諭極力從憑

按臺矣承

諭云奴窺我餉盡兵窮再逞一旦藩開之間
保有完城否今已驗矣職一條性命已置
度外尚有兒女在此不無可憐速來拯救
惟

台臺是望伏乞

台臺亟圖之遲則休矣真切真切

已未六月二十二日呈

軍門稟稿

向者清撫之尅猶云肢節耳危已不堪今日
開原之陷肩背去矣兼之慶雲諸堡攻尅
無遺鉄瀋西城逃竄一空孑然遼陽皮毛
俱盡何以自立哉呼吸之間危亾立至蓋
不止於剥膚燃眉已也遼城危即及山海
台臺欲安枕得乎咫尺玉關生入無計一條
性命已付彼蒼望

台臺亟為遼計為

社稷計速調薊門兵將星夜東馳以救此一綫
稍遲則無及矣職無量劫來不知造何宿
業今生遭此自信前因而與一生于萬死
不無望于

台臺之引手也言之淚下交頤萬祈
速賜救援危遼幸甚職愚幸甚

已未六月二十二日呈

兩院稟稿

遼城西兵潛住甚多收拾起來不下二萬
今各散誕逍遙無一西將誰為統領職已
按十家牌令城中挨門舉首矣非得賀帥
招集團練他人不知頭向且名位聲望不
足彈壓伏祈

台臺暫令賀帥回城收拾此輩轉無兵為有
兵在數日間耳此眼前極緊之着萬祈

台臺亟賜允行非職自為計也至懇至祝

已未六月二十二日呈

兩院稟稿

職聞十九日賊已回巢矣此番尅一大城
易如拾芥非如清河猶受砲石之慘也全
力而歸豈肯安坐欲攻鐵嶺而城已空非
遼瀋安之乎乃諸將尚群聚團山何為者
哉萬一賊從中南西路而入一舉休矣伏
祈

台臺命李如楨守鐵嶺李光榮守瀋陽賀世

賢暫調回遼陽以收涣散之人心以整回陣之殘兵庶彼此互為聲援賊兵尚知觀望不然團聚一處賊兵從中一斷首尾不接大事盡去不可為矣庸愚之見如此不知可否伏祈

台臺採而行之幸甚

已未六月二十二日呈

熊經臺稟稿都門

職十年前條議以為遼左病根全在無法今日病根愈深病勢愈危數萬西兵一敗塗地奄奄遼城所恃以延旦夕之脉者僅有此川兵一萬可得實用為其見賊能站得住耳非職臆言乃近日長安堡之戰所已驗者謹將各鎮援遼兵馬並昨今招募新兵開數呈

覽此兵分防各處更調不常職所據者糧冊
耳前者撫順之戰當先溜陣就是劉遇節
標營之兵一營既溜別營齊跑從來未見
孰為勝兵職又安從別其有用無用哉大
抵善用之則市人可驅不善用之則全營
立潰在將不在兵耳惟據川將俱言欲剿
奴酋非水西土司兵決定不可似為有理
雖遠水無濟近渴而蓄艾不熯後時此在
台臺詳酌而力請之耳目今則原既破人心

愈慌鐵潘兩城逃竄一空職百方鎮諭之
贊

經畧北行而後人心稍定予守孤城計無所
措真不知稅駕之何所矣開報一至想

崇命立下伏祈

台臺一面

題請川兵一面調發附近兵馬星夜度遼救此
垂危庶先聲所至賊胆自寒猶可收桑榆
之效矣

已未六月二十五日練門兵諭

為圍練門兵以固城守事照得闔城諸人
共奮忠義湊集門兵齊心禦虜大家如此
何奴酋之足慮哉昨本道在教軍場閱視
左等衛州所派門兵多有編派未盡者亦
無頭目管領恐臨時人心渙散反致自悞
利害不小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闔城
居民人等知悉除孤身已應壯士者不必
混入冊內其餘不論文武職官生員商賈

居民人等凡有精壯人丁俱當編成隊伍
如一門有三人者一當壯丁二當門兵有
二人者一當壯丁一當門兵間有孤身未
應壯士者亦當門兵其統率之法各照地
方每一街道議出總管一名參謀生員二
名傳事二名其餘俱編入隊甲內一隊長
管五甲一小甲管四人通共二十五人合
成一隊即中間人丁多寡不等不妨增減
一二其總管每給小票一張敢有抗拒不
服查點不到者許該管量加責治萬一
拘不從扭赴本道重責枷號每至月十六
日聽候本道傳至教軍場照衛分地安營
從中道過隊查閱一次有不到者拘拿責
治以警其情餘日逢五逢十任從總管查
點目今所編止有三分之一仰該州衛捕
盜官令人執牌各巷緊催凡大小街道衙
衙未編派者限三日內俱要編完倘有容
隱多丁不報并左右隣不公舉者該衛捕

盜督同地方年長知識查出稟報梟梟割
耳總約十五日齊赴教軍場

關帝神前飲血訂盟同心防禦該地方總管自
已執冊點名畢具冊報道某衛門兵數若
干通共數若干以便分派信地隨各附近
城門內擺列防守中有豪傑自備盔甲弓
箭馬匹情愿出外衝鋒者聽之有功之日
照各征戰官軍一體陞賞敢有勢豪之家
違玩不遵及以壯士遮掩不赴教場聽點
報名入冊者許大家齊心共以大義責之
仍指名呈報本道以憑從重究處決不姑
貸任爾自然悞爾性命

己未七月初二日糾民兵諭

示諭各衛州民兵今日齊集教塲不下三萬有餘俱各器械鮮明意氣勇猛頓覺山川生色神威百倍大家齊心如此何奴酋之難滅哉但無花名冊籍不便分派信地為此示仰趙守義等傳諭各兵令其各衛自推尊夙有行止者一二人為首以便傳諭統領造冊呈報督率各兵防守城內要路糾拿奸細仍除開壯士不許混造冊內

以致臨期紛擾如有奸猾躲懶不出及狡
桀抗違不服者大家公舉指名報道以憑
網打梟示此本道因爾輩之自為身家性
命計也而示之以為身家性命之法不然
各不相下渙而無統臨事茫然莫知所適
祇自悞爾語曰蛇無頭而不行幸各思之
勿貽後悔名冊限初八日晚堂投道以便
初九日齊赴教場

關聖廟內宰殺猪羊同飲血酒盟心殺賊共圖

報

國勿懷二三之疑自甘後至之誅也特示

己未六月二十七日上

楊經畧稟稿

目今犒賞朝鮮宣諭北關俱為吃緊之着
第此時此日一言一動之間有許多操縱
許多關係必非遼人淺齷所能辨者然北
關最近宜諭最宜急非萬里侯其人不可
而里侯既北勢不能南則出使朝鮮非袁
見龍其人不可兩人心頭眼底俱有權衡
台臺亟宜作速分而遣之於

國體軍機必有裨也如萬弁必用之北則袁弁
須用之南如北關之使

台臺以為別遣有人可以不必萬弁則萬弁
仍遣之朝鮮可耳此職百番籌熟着數伏
祈

台臺裁示以便詳轉幸甚

已未七月十一日上

經院稟稿

為亟重將權以救危急事看得兵之所畏
者法法之所出者將而將之所憑者權權
輕則將輕將輕則法弛指臂不聯耳目不
一此立敗之道也即有百萬何益於事哉
今賀世賢加以援遼總兵之銜居然大將
之體矣乃法止於割鼻穿耳奸軍玩為固
然當此危急存亡之秋非付之以殺斬之

權又將何所持以一衆志而殲強虜哉且
昨開原之失與本帥何干而

直指且有戴罪之効是因有援遼名色而以
全遼昇之矣今既以援遼之罪為罪而不
以援遼之兵為兵欲本帥提一旅之孤師
捍數萬之勍敵豈不冤哉伏祈

台臺亟下明檄於各營俾無論西兵川兵南
兵遼兵俱聽本帥提調有不如命者軍法
無赦仍付鐵劄於本帥令其將各援遼並

本地兵將盡數挑選以何為遠戰以何為
近戰以何為埋伏以何為城守一切戰守
事宜盡力付之如有不效者責有所歸仍
令本帥即設立劄子手四名以便行事庶
將權重而法紀肅衆志一而敵愾張於以
勦滅奴酋有餘力矣如不着實裁定本帥
如不極力申飭各營令本帥介於不主不
客之間立於非總非協之際猾戎悍弁各
自為王詎止於坑援遼者吾輩亦自坑矣

職愚昧不知大計竊意存亡機竅緊關在
此伏祈

台臺電炤斧斷而亟行之幸甚

已未七月二十二日呈

撫院稟稿

本月二十一日從郵筒中恭接

台臺手翰查及賀副將加銜一事看得時事
危急之秋正破格用人之際如賀世賢者
謀勇兼全不獨遼人推重即夷虜亦且知
名此時此地非得此人鎮壓其何所持而
不恐哉頃者清河之役退兵有法

馮餉司手劄言言皆的方其挺身殿後之

時賊從兩山躍馬躡追賀協勒轉馬頭督
兵三喊聲振山谷賊遂奔北夫當衆兵爭
退虜騎乘襲之時猶從容整暇全師而返
如此舉動方之檀李當不是過且去歲變
陽撫順兩戰斬獲功多保全績懋業已久
當

題叙况值此虜勢益橫人心驚懼之秋授以大
將旗鼓俾與東西兩帥鼎足而立將士氣
奮揚兵威震疊所裨勦務良不為小事在
必行斷無可疑謹據實稟覆伏祈

台臺亟為奏

聞地方幸甚

社稷幸甚

勘三路進兵詳語

看得武臣操戈擐甲為

國家效力疆場得利則以成事為功失利則以
死事為榮此介冑之經也然大敵在前安
危攸係有一死足以伸威而徒死適以階
厲者正司馬疏中所謂死同而情異就裏蓋
不能不微有軒輊焉三路大勦之舉大帥
如劉綎杜松等詎不表表稱一時名將哉
然劉綎智深而勇沉懸軍深入極得步步

為營之法故連克三寨殺賊愛子名將斬
首貳佰餘顆生擒百拾餘人相距賊巢僅
六十里戰指奴酋幾在掌握不意賊以得
勝之兵還而殪諸隘此非人謀之不減實
由撤援之太蚤縱與南營諸將喬一琦等
雖則身膏窮谷而奴膽已為之落矣尚亦
凜凜有生氣哉杜松夙負勇名為奴所憚
然心粗氣猛少美欺敵深犯臨事好謀之
戒故先期而往不介而馳半渡未幾賊從

中斷致我兵首尾不接同王宣趙夢麟被
圍山巔力戰而死勇則勇矣然全師覆沒
中外震驚使當時按師中之紀律聽同事
之忠言稍能相持半日南兵已入賊巢安
得令賊以全勝之兵北逐南驅俾劉帥潘
道俱死於鋒鏑之下哉公議至今蓋不能
無遺恨焉倘松之忠魂不死亦必有懊悔
焉無及赧服而無詞者天理良心幽明不
二非苛求也開原兵備潘宗顏雄心組頸

壯氣吞胡以我冠博帶之倫肩披堅執銳
之任蓋世英風猶可想見然大帥既已北
奔一道安能獨往遂與岫巘通判董爾礪
俱被射死于亂軍之中然一念報國之誠
直有九原而無悔者顧不烈歟總之劉綬
謀幻風雲氣搖山岳殲渠破壘幾成瀚海
之勲裂腹屠肝未遂燕然之志英爽千年
不朽威名蓋世無雙杜松渾身是膽滿腹
皆兵躍馬前驅原欲躬先虎士拋盔深入
倏爾首碎龍沙悲萬矢之交攢痛一腔之
已竭王宣挺身勁節罵賊剛腸喫血而呼
天地皆為震裂飲恨以沒風雲亦帶悽惶
芳聲直播千秋廟食宜隆奕世趙夢麟志
存雪恥義不偷生銳氣方新擬噴黃龍之
唾旄頭告隕忽飛黑水之魂榮名亘古如
山報國一身似葉潘宗顏六花駿畧單騎
雄風慷慨臨戎恨敵氛之若掃暇整蹈刃
甘視死以如歸氣貫白虹忠懸赤日董爾

礪志期滅虜念切成仁匹馬當先直探豺
狼之穴一矢落後首櫻鞞鞞之鋒大節已
完損驅何憾至於副將叅遊都備守江萬
化江萬仞揚欽吳光先喬一琦喬鎮疆等
身陷重圍志堅九死或裂眦而刃虜或奮
臂以長驅矢石先登殺氣直凌霄漢往來
鏖戰悲風可泣鬼神磊磊英名亭亭正氣
內喬一琦當虎穴龍潭之內奮天罡地煞
之威左衝右突旁若無人三進三出殺賊
無筭其意固欲救出大將以為恢復之舉
乃卒聞劉綎之斃遂投崖而死其英勇無
前從容就義見於朝鮮之申文在諸將中
尤為特異者也中軍千把總旗牌及掌印
聽用等官某人等同心報主併力勤王或
父子兄弟以偕戮或叔侄姻親而共燼身
雖可滅名自不磨此皆文武一時間值之
英而我

國家數百年栽培之氣均應照例加贈封廕仍

應建祀分別次位以慰忠魂者也至於陣
亡軍士逃故難知死者已矣糜爛砂礫知
是誰氏之子哉聞有倒戈而降賊者有展
身而匿跡者有越海而遠遁者有踰關而
潛歸者又有改姓更名復入營伍者種種
幻跡神鬼莫測駁查數四茫無可據如欲
執而定之曰孰為故孰為逃孰索天曹之
籍哉此理勢之所萬萬不能者也合無將
冊內有名軍士行各省鎮營伍逐家嚴查
如有日久不還者即係陣故開除糧餉給
與孝布優恤銀兩如有私逃續到者查出
照數追還仍治其罪庶恤死與懲奸兩盡
其法而遠邇聞之靡不捨命思奮矣

巳未八月初四日呈

經畧熊稟稿遼陽

為備查臨陣退縮官員以肅軍法事照得
撫順之戰一敗塗地凡隨營官員自將領
而下其碎首陣前者上也其體被重傷僅
以身免者次也其退縮而不前與臨陣而
先退者全軀念重報國心微喪師辱國全
是此輩于法可勝誅哉查得杜總兵中軍
王捷方杜帥被圍之時即奉身而竄以致

杜帥臨危呼不絕口此一弁也不但負國亦
且負主即杜帥亦且有啣恨入地死不瞑
目者西卒遼兵人人切齒可一日容其覩
顏人世哉右翼營遊擊劉遇節遇敵當先
豈不為勇然仰攻山寨之時矢石方加衆
軍齊竄本官遂奪騎奔山脫然遠遁以致
西兵心亂立脚不穩登時盡潰此一弁也
其趨敵似勇其避敵實怯白甲先溜之說
徧播遼瀋遠邇誼傳萬口一辭即本官亦
何以自解哉兩弁相應亟行正法以儆積
玩而振兵威者也伏祈
台臺再加採訪裁酌施行幸甚

已未八月初九日編城操諭向來用

兵守城
熊經院撤下遂復編城操

為查編城操民兵以備戰守事照得人情
未有不愛其身而顧其家者愛身須自保
之顧家須自防之未不自保而借人以
保之不自防而借人以防之者今遼陽一
城萬戶同居是爾輩公共之身家也乃本
道千言萬語苦口温詞百計調停迥不相
入一聞登城如上刀山非托衙役以規避

則假老幼以充數勢豪之家既有所恃以
凌人孤窮之輩又無所資而賈怨萬不得
已遂留川兵代守爾輩又互相憎妬意必
至於盡廢城守而後快嗟嗟將何法以處
之哉興言至此本道淚眼欲乾慟喉欲噎
不知所云矣今

經畧軍門惜川營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
地欲撤出備戰爾輩家當非爾輩自為看
守而誰靠哉為此示仰五衛掌印公同各

衛州捕盜經歷等官即便挨門查編凡一
家父子兄弟叔侄僕隸有三四名者許編
一名六七名者許編二名十數名者許編
三名多者照數加增其孤身者免派通限
三日內造冊送道轉報

經院若有職官舉監生員豪富商賈人等抗
違阻撓者許衆人公舉印捕經歷等官拏
赴本道以憑轉解

經院如查編官員徇情隱漏不從公派者亦

許衆人公舉一併鮮寃决不輕貸

八月十五日呈

按院陳稟稿

昨聞城操擺守森嚴可恃無恐然所持者
短兵耳僅可捍之城頭無能殲之城脚一
向職所造發負噴筒火磚火毬火箭毒火
石砲之類頗多分委南兵營中軍張大本
專管北城浙兵營中軍吳汝實專管南城
各帶大小鎗砲之類隨機應變以備攻擊
使虜不敢近即近亦不能上聞奴賊號令

嚴苛兵不到則已到則千方百計以必勝
為主狠不可言而城內細作埋藏奸宄叵
測開鉄之隘已有明鑒不可不防伏祈
台臺仍將張大本吳汝實兩中軍並各火器
手調回分發兩城嚴整以待此極緊之着
而必不可缺之務也職愚不知可否伏祈
台臺俯賜裁酌允行幸甚

八月二十八日呈

撫院周稟稿

一向奴酋所為虎視狼顧不敢長驅者實
畏北關之議其後耳今北關既陷遼事去
矣不可為矣所謂存亡在呼吸間者今真
其時矣職向為城守一着殫竭心髓用川
兵守梁口以備攻擊用壯士備木石水火
以濟急用而又編派民兵共誓於
神分守各城門要路倉廩處所以防奸細復

分委南兵營中軍張大本於北城浙兵營
中軍吳汝實於南城率火器鳥鎗手為遊
兵以備策應數月以來覺風雨不漏內外
肅然奸細屏跡雞犬夜寧萬有不虞庶幾
可恃無恐不意遼人欲逃不得奸細欲入
不能遂百方撼搖群起而攢謗於職今且
盡撤出城復編民兵而守之矣向來凡一
切守城之具如懸樓懸簾擂石發貢之類
靡不仰遵

憲令多方預備顧職所能為者守城之具而
所不能為者遼人之心遼人銅肝鐵膽豈
但善言論之而不動即親見眼前利害亦
不能動一聞登城如上刀山隨呼隨散如
撲飛蝗無事之時求之若是其難也有事
之日欲藉其死力得乎此理之萬萬不能
者也目今

聖怒赫然遐邇悚惕

台臺實三韓疆場之主職辱在下吏休戚相

關當此存止呼吸之頃遼陽人心如此
台臺以為可恃否乎情極勢迫不敢不斗胆
而秘

聞之也且我兵力孰與北關今一折入奴不
啻拉朽乃僅靠城外零星數營欲遏其衝
倘賊以騎兵絆我以步兵攻城立見休矣
尚忍言哉時勢至此職自分已無生理獨
惜以竭力而守之危城不能畢力而還之
主上即九原且不瞑目耳萬祈

台臺俯念呼吸存亡不煩再計

委曲調護密為斡旋危城庶乎尚有一綫之
望然幸勿謂出職言為妙也張同知條議
切當件件可行且多職所已行者餘當力
圖以副

德意

十月初十日呈

經畧熊稟稿

承

台臺發下南衛兵冊五本共計三千三百四十二名內逐名挑選止留堪用者一千三百六十名亦不過就南衛而論南衛稍覺其此善于彼云耳非真有武藝精熟可當驍勇之選者也然而怨者且嘖嘖矣職直何之不問已耳可柰之何哉

十一月初三日呈

撫院周稟帖

職近為中寒所困憊敝之極實不能支車
牛一節仰承

憲諭即具稟

經臺領得手札以

獻大抵此事在關內言之易在關外任之難
言之者以空文責備矢口多逸任之者以
實力擔承徒手安措然我不明言其所以

難則旁觀者猶然道易儘人使然尚云閑
然此職詳之所以不容已也幸祈

台臺及蚤

題明則

司計自為着忙此間或有措手陸續奏辦底
績自易庶免臨事之徬徨耳目今長安堡
一帶青草尚未到城但有空車即令調運
通融接濟以期竣事不在鞍山則在長安
至於幫助牛庄海州雖不敢區分彼此似
又力之所不能及者也職罪已深職病實
甚蒙

台臺溫語下及且具道

經臺手書令人愧感無地所冀

慈航唯有一面職非畏虜實畏有甚於虜者
耳非誑語也

已未十一月初八日復監軍道會議守

城稿時報夷虜東西合謀勢甚危急兵

微將寡姑為此照管根本計非得已也

今日大計要在守城然欲固吾城先固吾

兵欲固吾兵先固吾將未有明知不可拼

着做去而能收萬全之功者也頃報夷虜

東西合謀志豈在小突爾齊來將何以應

以區區數千羸馬疲卒欲邀擊於排山倒

海之衝能乎不能乎萬一不支遠瀕震裂

欲以驚慌不定之人心捍禦於頽垣朽堞
之上能乎不能乎遼城天下根本瀋陽大
樹一枯枝耳人民逃竄屋瓦皆虛賊何所
利於空城而圖之我又何所藉于空城而
戀之乃雞肋於顧潘之名而孤注于根本
之地以天下為徼倖可乎不可乎收局殘
碁止此一着此着一錯

社稷為墟不可不熟計而審處之也從來嬰城
自守原屬下策而背城借一勢豈得已今

不酌量于彼已虛實之間籌度于衆寡強
弱之際廣益集思謀成於斷提必然之畫
為制勝之筭僅以相機一語囫圇兩可丟
在人脖聽其輸贏操我袞鉞恐陰示之而
不喻將陽任之而愈猜無所適從甘心一
擲尚有剪紙洒豆之法添一兵將哉為今
之計非城外列營以逸待勞必不可非營
外列砲以神制人必不可非預將營兵站
定脚根非先將大砲練得手熟必不可今

日兵將雖云不足見在且做乾坤等我四
齊賊肯待否即如李永芳一賊在遼未聞
出色在奴遂為勅敵人亦何常顧用之者
何如耳今宜城週四角立四大營俾大將
居之騎鉄步卒火器鎗手安排停當演練
熟習以守備戰而奉集堡虎皮驛三塊石
等處止令一裨將將遊騎聯絡往來遙為
聲勢倘有緩急可戰則戰不可即亟回大
營照管根本或按伏左右以備衝截如此

則賊必不敢離巢自疲遠來窺我即來亦
有所恃以不恐從來賊鋒克猛止於一日
我內有堅城外有嚴兵耐得一日賊氣自
衰俟其稍稍挫動督兵前後夾擊破竹迅
雷勢莫可禦就此擒奴亦不可知所謂善
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如舍此而為馳
營土崩闔城瓦解雖有武侯不能為之謀
武穆無所施其勇氣運至此直大家付之

見得此說得當知時將為
素業主人

日兵將雖云不足見在且做乾坤等我四
齊賊肯待否即如李永芳一賊在遼未聞
出色在奴遂為勅敵人亦何常顧用之者
何如耳今宜城週四角立四大營俾大將
居之騎鈇步卒火器鎗手安排停當演練
熟習以守備戰而奉集堡虎皮驛三塊石
等處止令一裨將將遊騎聯絡往來遙為
聲勢倘有緩急可戰則戰不可即亟回大
營照管根本或按伏左右以備衝截如此
則賊必不敢離巢自疲遠來窺我即來亦
有所恃以不恐從來賊鋒竟猛止於一日
我內有堅城外有嚴兵耐得一日賊氣自
衰俟其稍稍挫動督兵前後夾擊破竹迅
雷勢莫可禦就此擒奴亦不可知所謂善
戰致人而不致于人者如舍此而為馳
騫之計博兩顧之名以圖厭人口吻恐一
營土崩闔城瓦解雖有武侯不能為之謀
武穆無所施其勇氣運至此直大家付之

劫數已耳。尚何言哉。至於川兵守城一着尤為安危存亡一大機竅。今日所力爭之而不能者，恐他日所懊悔之而無及者也。此言出口，自覺可憎，惟慙之見，且救燒眉若夫觀變而行，伺隙而動，陰陽竒正一隨乎時，而伸縮變化一因乎勢。俟兵將大集之日，恢長駕遠馭之圖，則非區區之愚所能及矣。

十一月初九日呈

撫院周稟稿

頃者車牛之議，職豈不知貲費浩繁，終難措手而

經臺長慮以為此必不可少，縱銀能辦矣，而車牛不能縱，車牛能辦矣，而人不能計，車一萬六千輛，該用夫三萬二千名，又安得許多人而催覓之，即催覓得出矣，而鳥飛魚散，約束難齊，又安所得若干人而統馭

之每計及此愁苦欲死捧誦

台諭馬馱步拖更番輓運之法甚為躍如呈
製買騾車一着尤為濟急之方昨鞍山開
車除派運裝草外已將餘者撥赴海州接
運粮草不令閑矣遼城粮草逐日騰貴不
必令軍士添價而值自不容短當不得糶
者之措勒也承命即當多方諭之倘得本
地從容一石即可以當關西之數倍第恨
遼人冥頑非仁言所能入耳然此時此日

不敢不嘔心激勸以圖仰副

台委也偶接巡道手札有每軍每馬各月加
時估銀二錢之說大是良策更為妥便望
乞

台臺共

經臺一商之何如

十二月廿一日呈

督餉戶部李稟稿

承

台諭三營運糧脚價謹開具呈

覽此第就近言耳來春駐防愈遠輓輸愈艱
止以遼陽一道論該車一萬六千輛用牛
三萬二千隻即該夫三萬二千名無論車
牛措辦之難即車牛一一具足安所得若
千人而僱覓之即此人一一見在又安所

得若干人而統馭之窮民熙熙皆為利來
價不先給則不聚價既入手又恐其携之
而逃也從前募兵業有殷鑒向後車夫能
保其不爾乎招者未前亡者相繼追呼騷
繹雞犬靡寧直令人智盡能索無可柰何
奴賊逆天已極倘賴

社稷之靈天亡此奴則亡耳如云人力恐遼左
之憂又不獨在奴已也興言及此心膽俱
墮伏祈

台臺宏謨遠畧俯示司南實遠之幸亦職之
幸也

庚申正月十四日呈

經畧熊稟稿

馬匹草料一事乃職之最關心者隨到隨
批曾無留滯不意王有政解驗馬匹正當
督餉

閱科交臨之時奔走不暇遂致耽延時日乃
該房書辦不亟呈行罪何所逃而本道疲
敝踈漏之罪即百口亦何以自文也謹將
書辦解審病體不能躬趨負荆伏祈

台慈原宥幸甚

庚申正月十四日瀕行復

撫臺稟稿

兵難言也談兵于今日尤難言也泰夙不
習兵惟於知彼知己四字碎心籌畫偶有
一得不敢自隱聊以備

採擇之一斑云耳非敢自認為是又非敢強
執以為必可行也去年三路敗後非川兵
守城必不能自惟此一着泰見之最
真持之最力與

經臺互相鑿枘病根在此恭今去矣已逐之
婦雖不問厨而離家之犬還思顧主區區
之愚始終不易豈至今日猶云自為計哉
頃者

經臺更番之舉乃兩監軍道鳩集群議而取
裁於獨斷者蒙

台臺謂如恭前議則曷敢當則曷敢當不用
壯丁守城止用援兵亦是

經臺自出先馬告示而後議及甫議及而旋

出示一咲實非恭言亦不敢當也拙議內
相機一段緣向者

經臺會集諸帥時諸帥再三稟請方畧止授

之以相機一語諸帥相視茫然莫知所措

故恭聊為之點破若此以今日之事再無

第二着須要拿定筋節確有成筭始克有

濟非泛泛相機兩字所能了事者試觀奴

酋從來舉動不來則已來則應手而攫易

若探囊是相何機哉蓋彼相機於未出之

先其計蚤而我相機於遇敵之後其計遲
遲蚤之間成敗攸係不可不慎也其詳亦
曾告之

閱臺想便中或一談及乎載讀

台臺大稿真切懇婉自是根本確論而遼陽
人心人情別是一天殊有不可解者此泰
之所以徹始徹終無可柰何而祇以一去
謝過者也謹此稟
復伏枕昏昏語殊不倫萬惟

相度汪涵幸甚幸甚

庚申正月二十日回至沙嶺復

閱臺相機議

昨捧

撫臺手教云城外列營以逸待勞此盡頭一
着也旨哉斯言極為確見事至今日猶有
半路一着否乎奴李之所垂涎釋忿甘心
一逞者遼陽也全遼之所倚為存亡天下
之所恃以安危者亦遼陽也有遼陽則由
瀋而鉄而開恢復可冀無遼陽則由廣寧

而山海由薊門而都門禍不忍言一向奴
寨回鄉傳言雖難盡信亦十有七八可憑
曰清河則清河曰開鉄則開鉄曰北關則
北關一一不爽自北關尅後聲聲口口只
要剋遼陽未聞道及瀋陽一字豈以瀋陽
富庶愈於遼陽而聲南擊北故為此賺軍
之計乎夫固囊中視之而不屑齒及云耳
從來奴以合而攻我以分而守合而攻者
其力全故攻開開陷攻鉄鉄陷攻北關北

關陷應手而攫易如拉朽分而守者其力
單故守開開去守鉄鉄去即北關以全力
自守亦去隨風而靡疾若唾核此已然之
明驗也今日我之人心較去年何如兵力
較去年何如奴之氣魄力量較之去年又
何如不來則已來則必不以全力困一空
瀋也明矣我合兵自守尚恐不支乃猶然
分力於瀋得無蹈開鉄之故轍乎無事則
令大將駐防虎皮驛遊兵往來於渾河左

近以為聲勢可也認定欲守瀋陽恐不可
有事亟回城外營盤駐劄或伏於東山逼
近以待敵可也如欲馳救瀋陽以中敵賊
之計恐不可是豈以瀋為可棄哉眼前急
着急做萬非得已與其顧瀋而誤遼孰若
先遼而後瀋稍俟兵力全集之時再屯瀋
陽似未為晚一點定盤星要我拿得準如
賊以零騎掠瀋我兵已馳而北復以傾巢
從秦集堡窺遼則我兵前後自隔為兩段
彼此俱不能揀援恐徒以名將驍丁餓
之吻而岌岌遼城將付之不可知之域矣故
相機之說施之平日猶能兩顧持之今日
似不能兩全近日

兵垣疏中不云但得遼陽無損即暫歸併何
妨乎此卓見也蓋勢有輕重時有緩急緩
則兼顧其輕急則獨顧其重所謂運籌決
勝其機竅固在此不在彼耳今大將止有
二三和衷尚未可必如不以必勝之筭操

之於我而倒以決策之衡聽之於彼倘彼
足恃則可萬一難恃在我之機又將令誰
相耶恭度勢揆時審敵量已徹底尋思復
商之道帥酌之各將大抵意見僉同若此
非敢以一己之私見徂大庭之公議又非
敢以一人之臆說強衆志以必從也古來
每有大事議者紛如蓋廣益集思不妨人
出一見而兼策屈力總聽

上台主裁可則採之否則已焉獨斷之權非
佐未議者之所敢與聞也恭今去矣鉛刀
不效矢口何顏仰辱

台諭故敢復罄其區區若此伏祈
台臺進而教之幸甚幸甚

汗語勦後終

大正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丁卯

